

H罩杯 教我的事儿

A 32DDD

Reports
From The Front

by
Susan
Seligson

[美] 苏珊·塞利格森 著
郑家瑾 译

史上最大的XX书

每个女人都需要备上一本, 但请慎用!



现代出版社
MODERN PRESS

H罩杯教我的事儿

[美] 苏珊·塞利格森 著

郑家珩 译



现代出版社
MODERN PRESS

图字：01-2011-2154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H罩杯教我的事儿 / (美) 塞利格森著; 郑家瑾译.--
北京: 现代出版社, 2011.6
ISBN 978-7-5143-0167-0

I. ①H… II. ①塞… ②郑… III. ①女性—文化—通俗读物 IV. ①C913.68-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09123 号

STACKED: A 32DDD REPORTS FROM THE FRONT by SUSAN SELIGSON
Copyright: © 2007 BY SUSAN SELIGSON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DON CONGDON ASSOCIATES, INC.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1 EVERIGHT BOOK
All rights reserved.

H罩杯教我的事儿

著 者: [美] 苏珊·塞利格森

译 者: 郑家瑾

责任编辑: 张桂玲

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 504 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电 话: 010-64267325 64240483 (传真)

电子邮箱: xiandai@cnpitc.com.cn

印 刷: 东莞新丰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mm 1/32

印 张: 8

版 次: 2011 年 9 月第 1 版 201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43-0167-0

定 价: 29.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

纪念我的父亲

艾希铎·赛利格森

他热爱各种身形和尺寸的女人

有个男人交了三个女友，想决定该娶哪一个。

他给了每个女友各五千美元。第一个去美容院，全身上下都改造一番，剩下的钱拿去买了珠宝和衣服。第二个买了豪华礼物给男人，例如电脑、高尔夫球杆，还有手表。第三个女人把五千元拿去投资股市，赚了好几倍，把五千元还给男人，剩下的又拿去投资。

他会娶哪一个？

胸部最大的那个。

……看门老人在临终之际，要求看妻子的乳房最后一次。他是史上最伟大的诗人。

——查尔斯·西米克（Charles Simic），《乳房》

“一次对乳房问题的善意测验……塞利格森的文字充满幽默……《H罩杯教我的事儿》的定位很好，它既不拘谨也不过度地颂扬那对女性器官的伟大之处。”

——《纽约时报》书评

“作为一位天生曲线优美的娇小女性，幽默作家苏珊·塞利格森只需低头就能找到她下一本书的主题……在《H罩杯教我的事儿》里，塞利格森对美国的‘乳房狂热’做出了一番有趣的评述。”

——《波士顿环球报》

“作为一本充斥着各种关于‘乳房’的近义词的著作（真该为塞利格森准确而简练的用词颁发一项终生成就奖），她的书是一场有趣的……历经整形手术诊所、脱衣舞展会以及国民们的卧室的旅行。”

——《大西洋月刊》

“看着这本书，我们对自我形象的焦虑或许就会一扫而空。乳房显然是最令人情绪紧张和厌烦的身体部位之一。苏珊·塞利格森在她的新作《H罩杯教我的事儿》中写道：我还记得我在自惭形秽之中度过的那些痛苦的年头，那时的我觉得胸部逐渐成为了全身最重要的部分。但在51岁那年，她又写道，‘我有的是时间去接受，去拥抱，甚至是崇拜它们……它们前所未有的适合我。在我一生中的这个时候，我感到自己自信而性感，却并不太看重自己——或是它们。’”

——美国知名女性杂志《More》

“苏珊·塞利格森机智而幽默的文笔将这个全民狂热的话题为你娓娓道来。”

——《纽约都市报》

“就像熟练的喜剧演员与记者那样，作为一名了解自我又曲线优美的女性，塞利格森幽默地讲述了自己的经历，风趣地调查了‘胸部对其拥有者与观看者分别具有的意义’……塞利格森直白的评述中途转变成了欢快的风格：她拜访《美乳娘》杂志的那位工作狂编辑，寻找吉尼斯纪录保持者的胸部尺码……塞利格森质朴而富有同情心的幽默感让她这场脚踏实地的旅行得到了丰硕的结果。”

——《出版人周刊》（名人访谈）

“塞利格森……她的言论总是充满了人性的光辉。”

——柯克斯书评

“我一直以为美丽的胸部就该是被人注视的，但苏珊·塞利格森却让我改观了。乳房是用来描写的。我不知道青少年们会怎样看待《H罩杯教我的事儿》这本书，但我们这些年长者都会心甘情愿地踏上她所指引的这段奇妙旅程。”

——美国作家、两届普利策奖得主

诺曼·梅勒

谢词

我要感谢编辑凯伦·瑞纳迪、亚曼达·卡兹、麦可·欧康纳；我的经纪人苏珊·拉玛；乔·莱恩；豪威·施耐德；

还有我最好的朋友，苏菲亚·施耐德。

谢谢他们慷慨的建议和鼓励。

序 我的脸长在上面，老兄！~~~~~	1
绝世好波~~~~~	14
我们的咪咪，我们自己~~~~~	25
乳房之谜~~~~~	39
完美胸罩~~~~~	52
胸奴中的胸奴~~~~~	75
寻找玫希·蒙德兹~~~~~	87
隆是为了自己~~~~~	111
丘陵变高山~~~~~	129
药丸、药水、乳液、希望~~~~~	148
缩小吧！~~~~~	168
当傻瓜的好处~~~~~	182
揭开我的真面目~~~~~	199
宛如生来就是女人~~~~~	214
跋 前面所教我的事~~~~~	237

序 我的脸长在上面，老兄！

某个春天，我在中央公园遇到一位本钱雄厚的女生，身穿一件T恤，上面有个箭头，并写着：“我的脸长在上面，老兄。”我真想给她一个好姐妹式的拥抱。我按捺住这股冲动，不只是因为我们互不认识，也因为害怕巨乳相撞必有重伤。然而，我还是马上看了她那双少有人注目的美丽眼眸，点头示意我们有同样的境遇。我的脸也一样，经常扮演配角，真正的主角是我这对32H的乳房。

我没有打错字，容我帮你算算这道数学题：就身材比例而言，这相当于把美国海军的尼米兹号航空母舰^[1]停泊在池塘里。我的胸罩尺寸，害我至少在媚登峰^[2]胸罩店里像个怪人一样。在隆胸手术如野火燎原之前，这般巨乳配上如此娇小的骨架，着实搞得胸罩厂商一团混乱。在波士顿闹市区的费琳内衣店，王牌店员艾利希尊称我是她的“32H罩杯”。她会特别替我订购让胸部看起

[1] USS Nimitz，美军的核动力航空母舰，为全球最大型军舰之一。

[2] 美国的一个内衣品牌。



来缩水的 Lilyette Minimizer 系列内衣。另一个也穿这款的顾客是住在纽顿的不知名巨乳姐妹，让我因此而喜欢她。艾利希虽已尽力了，但是这种内衣性感程度就像一捆稻草摆在那儿。

几乎毫无例外，我人生中遭遇到的男性或多或少会忍不住把我的胸罩往头上戴。哈，哈，哈！我小时候去夏令营，有位指导员是个波霸，跟我睡上下铺的伙伴和我，就把一只活生生的蟾蜍关在她那件跟帐篷一样的胸罩里来嘲笑她。经过这些年，这位女士一定会开心得很，我的“现世报”是穿上能装下一座动物园的胸罩。

我甚至没印象自己的胸部有小过，我记得我还是平胸一族的时候，好像就这么一眨眼，胸部便突然从平原成了高山。我提前早两年上的学，所以是全班最晚发育的，当同班女生胸部开始隆起、曲线浮现、长出阴毛时，我还是矮胖的幼儿体型。我一直到念九年级，月经初潮才来报到，当时十二岁的我，尴尬丢脸得不得了。我暗恋的男生已经出现五点钟阴影^[1]。对他们来说，我不过是个长雀斑、绑辫子的人形动物。我们很要好，但男生唯一想亲近我的时候只有地理考试。“好吧！”我妈说，“你真的给他们好看了。”等我十六岁上大学，身体其他部位都已停止发育，只有胸部还不罢休。我还记得十八九岁时，有一天我妈研究我从浴缸爬出来的样子后宣称：“你这样子太夸张了。”

[1] Five o'clock shadows，指男性胡子长得快，在傍晚又冒出的须根。



我月经来前的早晨，胸部会重到得捧着才走得进浴室。它们像人肉鱼雷一样，从我细小的肩膀发射出去，在我纤瘦的腰上邪恶地徘徊。我的乳房苍白温暖而滑嫩，藏得住不只一根，而是一整盒铅笔。我可以像抱小狗一样抱着我的胸部，或像空中飞人出意外一样让两边对撞，相当荒谬。

我每天要用巨乳妹的身材来迎接世界，并不是说我身体的其他部位不忍卒“睹”，可是很多时候，我相信我这对乳房若可以自己上街散步，它们所受到的注意也是一样多。去纽约州胡士托避暑的那几年，当地有个家伙会在我进城溜达的时候，像只小狗一样跟着我。他的注意力完全落在我的胸部上，不管我穿着T恤、背心或夏季洋装。这已经成了他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这男的虽然不是什么坏人，但实在烦得要死。我没有去申请禁止令的唯一理由，是因为他的雕像放在镇上的六〇年代名人堂里，表示他的大脑前额叶早就因为各种迷幻药而失去功能。到了寒冬去胡士托的时候，穿着好几层毛绒衣服的我，有时会在街上和同一个人四目相接，然而走在汀克街上的他，眼里丝毫没有认出我的样子。一把胸部藏起来，我这个人跟一团雾没两样。这辈子不断重演类似的戏码，于是，我渐渐相信，只要把胸部露出来或藏起来，我就能大幅改变当天会发生的事情：可以扮演邦德女郎，也能女扮男装。

为什么一种由半数人类拥有的解剖学特征，足以使另一半人类变得蠢笨呢？在人类的想象中，没有其他身体部位膨胀得这么大。

“看过一对乳房，等于看过全部。”这句话是谁说的来着？



然而，他又该怎么解释能够生产出《女乳》（Juggs）、《美乳娘》（Busty Beauties）这类杂志的巨大不衰产业呢？你很难不认为，在巨乳唾手可得的世界里，这位作者未经修饰的乳房相形见绌，只会引男人厌烦而已。

我老妈家附近犹太超市遇上的年轻证券交易员，和穿着高尔夫球裤的老人，被我的胸腰臀比例搞得一团混乱；五十一岁的我，有时会以局外人的角度，抱着几近学术研究的心态看着他们的样子。我乐见多年来自己胸部所具备的柔软与崇高，启发过所爱的男人；但有时候，我希望自己有件紧急用罩衫，可以摺得小小地放进暗袋，就像太空毯一样，几秒内就能掏出来，把自己完全遮起来。我记得遇过一位变装癖者，把自己有如足球后卫的身躯塞进一件塑胶材质迷你裙和紧身毛衣里，一双义乳^[1]跟马特杭峰^[2]一样挺拔。他跟我说：“要是你的身材，我每天都会这样打扮。”“最好是啦。”我甜甜地回答。

说来，我的巨乳到底帮我争取过什么机会？我是否因它们而得到技工一句“今日免费”，或是机场安检人员乐意主动把我那把不合规定的刀子寄回给我，抑或警察坚持要护送我前往陌生城市的某个地址？我这辈子有多少次，如果穿了不同的衬衫，当天就会有不同的状况发生？有个历史故事说，公元前四世纪，一名

[1] 义乳，又称人工乳房、假乳房，是针对乳腺癌患者，做了切除手术后的替代品。

[2] Matterhorn，位于瑞士，以三角锥的形状闻名。



叫做芙莱妮的希腊妓女，因为裸露双乳而免于死。这个故事能够在历史中流传得这么久、这么广，足证胸部迷恋未曾消减；桃莉·巴顿^[1]和珍妮·杰克逊^[2]服装的得宜与否，也是佐证之一。

有几百万名男性会诚实写下如《伦敦书评》里的这段话？“我喜欢你，是因为你会阅读严肃的杂志，而且你有一对巨乳。没有了第一项我可以接受，但第二项没得商量。肤浅的人，三十四岁……”

不只是男人，每个人都迷恋乳房。幼童会被我的胸部所迷，我的女性友人也对我的巨乳啧啧称奇，我的医师和我一直在好奇到底这对乳房有多重。即使板着一张扑克脸的照乳房X光片的医师，也忍不住开了一两个无甚恶意的玩笑。最过分的那个，是在我胸部还没从机器里移开时，就开始让机器往下滚。我说：“抱歉，我胸部还附在上面呢！”连我的男同志友人都受到32H罩杯的吸引，非常好奇我胸部的性敏感度。

显然，这种魅力不止对我的同类生物有效。有一次，我拍拍朋友海蒂那只重达九十公斤的山羊，这畜生竟热情地咬了我右边乳房，留下一道淤青。我会想起这件事，是因为最近读到的一宗诉讼，有两位女士控告大猩猩基金会，指控那只“会说话”的大猩猩——可可，迷恋乳房。这两名女士去给可可上课的时候，可

[1] 是一位美国歌手、词曲作家、作家、乐器演奏和慈善家，她以乡村音乐出名，以独特的女高音、粗俗的幽默、华丽的服装和风骚的身姿而闻名。

[2] 迈克·杰克逊的妹妹，同为歌手。

可会一直用手语，要求这两位女士露出乳头。

我认为可可没有恶意，它的好奇应该出于求知胜过好色。毕竟，说到胸部，人类女性在动物王国里可是独一无二的，其他哺乳类只有在怀孕或泌乳时胸部才会肿胀。

一对 H 罩杯乳房很容易引起他人的反应，在此略举几个与我天赋相当的女性可能蒙受的不愉快遭遇为例说明。

某个秋高气爽的日子，我带着两只杂种狗——曼尼和芬妮，在加拿大楚罗的隆努克（Long Nook）海滩散步。停车场里只有另外一辆车。我在沙丘底下遇见一位孤单的渔夫，我们问候彼此，聊了几句天气。等我过一阵子回到车旁时，渔夫已经走了，但在我蒙灰的后车窗玻璃上，写着“好胸”两个字。

我十七岁的时候，和某个友人到欧洲来了次小气旅行。我们在卢浮宫和满身汗臭的人群混在一起，等着欣赏蒙娜丽莎。轮到我和那神秘微笑面对面的时候，一只男人的手凌空出现，重重拧了我左边乳头一把后，马上消失无踪，我连他的脸都没瞧见。最近只身前去罗马，招了辆计程车载我过河去特拉斯提佛列^[1]，我用不甚灵光的意大利语和司机聊天，一到目的地，我重重谢过司机，还给了他车费和丰厚的小费，但这司机把钱收进口袋后，竟抓了我胸部一把。

极少数的情况是，路上遇到的“胸奴”礼貌得叫人吃惊，

[1] 罗马第十三区。



甚至到了彬彬有礼的地步。“小姐，不好意思。”在纽约汉普斯提德拥挤的街道上，一名穿着昂贵西装的生意人朝我走来，“你的胸部实在太美，如果可以的话，我想好好瞧一瞧。我会付你十块钱，而且保证绝对不碰你。”那年我十八岁。我把这个变态推开走掉，但现在却很后悔没问清楚：“是一边十块，还是一对十块？”

正如报纸上轶闻专栏说的，巨乳妹的身份颇让我忧心自己的安全，不是指乳头被电梯门夹住，虽然这很有可能；我说的是深夜在无人的街道上走路回家，我的胸部看起来会比普通的猎物更为可口。但在光天化日之下，没那么提防时，我的巨乳就会让我陷入危险。某个热得要死的夏天午后，身穿背心和短裤的我在波士顿遛狗。走在宽阔的国富大道上，我发现有个男的开着车跟在我旁边，车速配合我的脚步，而他盯着我胸部的样子，好像这对巨乳被偷走多年，而他才是真正的主人。“胸真美。”他说，头还朝我这儿伸出来。过了几秒钟后，他撞上路灯柱，下车检查损伤时，竟对着逃回公寓的我用脏话诅咒一番。

回溯过往，有些和我巨乳相关的经验，应该是可以提起诉讼的。例如，我在某周报的老板，分派任务的时候会先说：“我不是因为你胸大才请你的，懂吧！”但多年来，我也用自己的一套方式得到公正。念研究生的时候，我在某家体面的顾问公司上班，有个血统纯正的哈佛毕业生习惯对着我的胸部，发表工作相关事宜。有天我怒了，抓起右边乳房上下甩动，还配上小鸟吱吱叫的



假音当作回答。还有一次是暑期打工的时候，我那个爷爷级的老板说，“有点事要跟你谈。你很能干，”他说，“而且聪明年轻，可是我希望你来上班的时候上衣穿得宽松点，否则那些业务员都没办法专心。”

我需要这份工作，可是我听从本能，所以我的胸部和我一起离开了那里。当时，我并不是口才最佳或最积极的女性主义者，但我知道问题出在他身上，而不是我。他致电数天还送花，可我再也没回去。过了数十年，经历过背部手术和以各种语言说出的无数“胸真美”之后，我想到的唯一一招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去动一刀，把H罩杯缩成较合理的C罩杯，甚至B罩杯。这时，我认识了南西。南西有一副紧实如小男生般的长跑者身材，剪个小平头，穿绕颈上衣和短裤，让我联想到彼得·潘。有一天，她悄悄对我说：“你知道吗，以前我的胸部跟你一样大呢！”

这番告白吓了我一大跳，我一直以为自己 and 南西这种长相的女人属于不同品种。就像许多为缩胸手术结果兴奋不已的女人一样，南西坚持这种手术会改变我的人生。南西提议让我看她新的小胸部，我也同意了。不用近看，我就看到两道倒T字型的疤痕。虽然我可能搞错，但是看起来两个乳头的角度怪怪的，就像需要调整的机舱阅读灯一样。

“是不是很棒呢？”南西问。

尽管我不是完全认同，但还是幻想了一下穿脱胸罩时不会发生重力拉扯的感觉；也想象了一下如果变成另一个品种，即使肩